

东盟文艺

统筹：寒川

第482期 泰国篇

组稿人：杨玲

最后一片国土 漠凡

冬天的纽约,雪花飞舞、寒风刺骨。这个曾享誉全球的国际名都,如今在飘摇的风雪中已显得有些苍老、落寞;那残旧不堪的基建,让人误以为是某一处的老区古城。特别是华尔街,这条曾承载着世界梦想、象征着帝国辉煌的金融名街,如今也显得暮气沉沉、寥落萧寂,成了流浪汉和地摊小贩的聚集地。真的难以相信,仅二十多年不见,华尔街竟成了这般模样!他感慨万千,边走边想,突被不远处一个摆地摊的独臂老人吸引住了。于是,他走过去问道:“老人家,看你的长相,应是亚洲人吧?”“嗯,我是美籍华人,你呢?听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吧?”老人看了他一眼说:“嗯,我是日本人,那我们可以用华语交谈了。”他笑着说:“你是日本人啊!华语说得真好。”“老人家,不瞒你说,我叫佐藤茂,是一名历史学家,早年曾因爱上中国的历史文化而在中国生活过。”“哦!是吗?这么说来,你跟中国还真有缘的。”“嗯!老人家,你也摆地摊呀?”“没办法啊!为了生活。”老人笑着说:“这是你的吗?要卖吗?这可是美国军人最高和最梦寐以求的‘荣誉勋章’呀!”他地从地摊中捡起一块奖牌问:“是的,这是我的,这是我当年参加‘越战’时用生命换来的。他们说那是‘正义之战’,但这个国家真的有正义吗?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叙利亚……哎!”老人说罢长长一叹。“卖,卖了好,卖了心情舒服。”“哦!我明白了,你的手……”“是的,我的手是为‘正义’而断的。正义,可笑,可笑啊!”老人侃侃而谈。他静静地听着,双手不停地轻抚着那块勋章,就像是在轻抚着历史的过错与伤痕。放下勋章,他若有所思地拿起另一块奖牌问:“那这块呢?也要卖吗?”“卖,都卖,卖了心里好受!”“这……老人家,这可是美国‘总统自由勋章’,代表着平民的最高荣誉,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啊!”他深表惋惜,很是不解,眼睛直视着老人。

“价值!你认为在一个枪支泛滥、种族歧视严重的国家,这个还有价值可言吗?”老人说罢又是一叹。这下,他真的语塞了,不知该如何接应才好。是啊!老人所言及是,历史就是事实,历历在目啊!他开始端详着老人,不觉萌生几分敬意。放下勋章,眼睛突又被一个包裹着红布盒子吸引了,感觉很贵重。于是,他随手拿起问道:“老人家,那这个呢?是什么宝物呀?也卖吗?”“不,这不卖,这卖不得啊!这可是我‘最后一片国土’!”老人说罢把盒子夺了过去,小心翼翼地藏进了怀里。“最后一片国土!”他很是愕然,疑惑不解。“是的,那是我的中国护照。打从那次离开了中国,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,它就像是一片割不断的国土,一直留在我的身边,让我在风烛残年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。”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继续说道:“该回去的时候没回去,现在老了啦!行动不便了,阴差阳错把青春撒在这里,撒在这片充满偏见和霸权的土地上,惭愧……惭愧啊!”老人满脸忧伤,古道热肠的语气充满着无奈和自责。他边说边站了起来,面向东方。“现在好啦!强大了,中国强大了,不容易……不容易啊!”老人激动起来,泪光闪烁。这下,他的心彻底地被撼动了。面对着面前这个铁骨铮铮、心怀“国土”的血性老人,他一子陷入了沉思。是啊!翻开历史,西方的哲学与东方的思想确实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,“纵林法则、非此即彼”的排他性狭义主义,与“天下为公、万物并育”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相比,极度地缺少了最为重要的“包容”与“并进”,这是何等的可怕!难怪在两三百多年的历史当中,只有十几年没有打过仗,难道这就是“上帝的本意”?而这样一个心怀“国土”、充满血性、充满魂与魄的民族,难道就可以战胜的?那些有非分之想的人呀!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……?在历史长河中,他越坠越深,久久不能自拔。许久,他掏出腰包付了些钱,买下了老人的那两块勋章,来到了自由女神岛,二话不说地把它丢进了海里。而此时的自由女神像,神情忧郁,双眼木神,像是意识到遥远的东方,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,正在冉冉升起……

手莫伸 今石

想起一些往事。四十年前我的邻居是一位新提拔的年轻干部。一到入夜门庭甚热闹,提着大包小袋的人纷至沓来,大有踏破门槛之虞。出来接待是某长夫人,家里的当权派。夫君升职后回家晚,这天晚上隔墙有我的耳听见这对夫妻吵架。“他的事我不能办!你怎么好收下他的东西?你这不是叫我为难吗?”

“为难啥?这为难啥?!这次办不了下次瞅准机会再办!”“东西不要再收了,屋子装不完了。”男的压低声音说。“愁啥?!我拿去卖!”女的声音压得更低。后来这家人搬走了。男的升到省里去了。过了十五年我从电视上突然看到这位父母官竟然锒铛入狱,罪名是贪污受贿,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我想到他那位夫人,此刻心情如何?

微型小说专辑

佛祖保佑 (外一篇)

温晓云

翠茵在南部汽车总站送朋友的时候,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妈,蹲在路边哭诉。也许是司空见惯了,也或许是大家都忙着赶路无暇顾及,没有人停下匆忙的脚步。烈日下大妈的哭声让翠茵觉得特别难过。翠茵把大妈带到候车站,并给她买来一杯饮料。大妈说她家在华欣海边,来曼谷找亲人的,谁知道刚刚到达曼谷车站,随身包却被小偷偷走了。现在钱没了手机没了,亲人的地址也没了,连回家的车费都没了,怎么办呀。“您孩子呢?记得住孩子的电话号码吗?我帮您打电话。”翠茵热心地问。“我家里就我一个老太婆,我只有一个养子,但是他在英国读书,而且这个时候他那里才凌晨五点,还没有起床呢。”大妈说。看到焦虑伤心的大妈,翠茵想起相依为命的祖母,如果祖母也遇上这种事,该多么难受呀。翠茵也是今年才参加工作的,薪金低少,每个月和祖母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。想起祖母的教诲: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要做善事,佛祖会保佑的。翠茵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现金两千多全部给了大妈。大妈千恩万谢,并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都给翠茵留下,也要了翠茵的电

话号码和银行账号,大妈说回到家一定尽快把钱还上。翠茵给大妈买好车票,并把老人家送上车。临别,大妈摘下戴在脖子上的项链,送给翠茵。“这条项链和佛像,是我的宝贝,五十多年来,一直戴在我身上,从来没有摘下。虽然不值钱,但是大妈相信佛祖一定会保佑你一生平安的!”翠茵百般推辞,不敢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,最后在大妈的恳求下,只好答应大妈暂时保管。“姑娘,你是最善良的好女孩,我儿子也特别好!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儿媳该是多么大的福报呀,等我儿子留学归来哦,我相信你们会互相喜欢的。”大妈在车窗向翠茵大声喊道。翠茵回家后把当天发生的事告诉了祖母,并请祖母帮忙把项链妥善保管。祖母接过项链,仔细端详,眼睛突然明亮起来,轻轻抚摸着佛像,双手颤抖。然后,祖母从柜子里找出她珍藏的宝贝,一个一模一样的项链和佛像。第二天一早,翠茵和祖母就坐上去华欣的客车,找到了大妈。祖母和大妈紧紧拥抱着。大妈正是祖母一辈子苦苦找寻失散了近五十年的女儿。大妈的项链和佛像,正是当年祖母戴在女

儿脖子上的。失散的时候大妈才五岁。后来的后来,大妈的大福报也实现了! 赎罪 媚琳坐在医院长廊的座椅上,眼里全是茫然,老了病了,心愿却未了,人生就是如此的无奈。一个修长优雅的女人款款而过。媚琳的脑海飘过一个久违的情影。“慧姐、慧姐,你在哪里呀?”媚琳喃喃自语。女人猛地停下脚步,轻呼:“叫我吗?请问您是哪位?”媚琳努力想站起来,一阵眩晕,身体不由自主地踉跄一下,被对方一把扶住。“你是?”“慧姐,真的是你呀,我是阿琳。”“阿琳?”对方惊愕地看着媚琳,满脸惊愕。“我现在又病又老,成了这个鬼样子,您当然认不出来了,真的报应呀!”媚琳痛哭流泪。“我对不起姐姐,老天保佑,能让我今天遇上姐姐,有机会当面向您请罪。”慧姐和媚琳坐在一起,默默无语,千言万语,无从说起。三十年前,媚琳是慧姐家的保姆,因为疏忽大意,带小孩去公园玩的时候弄丢了慧姐三岁的独生子,害得慧姐与丈夫和婆家反目成仇,慧姐被迫背井离乡漂泊欧洲。

“慧姐,您知道吗?这二十多年来,我找您找得好苦呀!无论我如何努力,都打听不到您的下落。”媚琳又哭了。“我一直在欧洲独自一人过生活,不想回到泰国这个伤心之地,你知道的,我是孤儿院长大的,除了儿子,我没有亲人了!这次回来是因为找到匹配的骨髓,我得了白血病,需要换骨髓。”慧姐轻轻地说。“妈,您怎么在这里?让我好找呀?”一个三十出头的帅哥走过来,体贴地拉着母亲的手。“我刚才已经跟医院正式签订了捐献骨髓契约,一切顺利,您的儿子可以救人了!”“儿呀,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你的生身母亲。”媚琳拉着帅哥的手,交到慧姐手上“当年弄丢了孩子,我非常自责,从此后我放弃一切,全心全意找孩子。谢天谢地,六年过后,我终于找到了孩子,但是我却无法找到您,您婆家也搬家不知去向。我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成人,儿子也非常争气非常棒!现在我把儿子完好还给您,老天爷也算是让我赎罪了。”媚琳苍老的脸露出宽慰的笑容。医院隔壁寺院的禅声、树叶间的亮光、空气中的微尘,还有帅哥兴奋的诉说,一切的一切,都深深浅浅地抚慰着慧姐和媚琳的心!慧姐的手术非常成功,因为给她捐献骨髓的正是她的亲生儿子!

有情芳草无情天

阡陌

布满了月光和树影,谢了陈伯端来的饭菜却是一点胃口也没有,打开窗帘,黑压压的树林上,月光如银星色可数。早上陈伯把日用品和食物都堆在厨房里了,我打开水龙头,水流的嘶吼声叫我有些慌乱,关了它便往后篱笆走去,篱笆种了层层竹林,缓缓地轻水声才看见竹林下原来是一条清澈的水渠。鱼儿在水中穿着,蜻蜓在水面上扫着,我忍不住光着脚顺着水渠走着,捞着鱼儿,这一早一袭睡衣,我乐乎呼的在小雏菊花间玩着,直到陈伯啾啾呀呀的喊叫声才被赶回篱笆内。我的清晨几乎都在这条清流中淌淌而过,尽管我脸上的疤痕还在,我依然喜欢水影中满头鲜花的我,这一带生灵真的不少,司空见惯的松鼠,青蛙,草丛窜过的小蛇,水中扭动的花蛇,我和他们像是混沌世界中的生物,吃饱了就尽情玩乐,陈伯一样每天都为我准备食物,而多数的食物却被我捧去喂养了我世界里的精灵。独居大院,院子里的芒草长得又高又大,好几次陈伯想把那些草割了都被我极力制止,我爱那风吹草长,云翳相连的苍茫,陈伯只好把草木横生的院落劈开一条往大沟渠的小径,我和陈伯便成了飞草中的两只幽灵。直到一天陈伯被一条青竹蛇咬伤后一斧头一斧头的往它头上劈,我惊吓到整晚噩梦连连,哭叫着醒来,终于又住进了医院,遍体鳞伤的我却不知为何受伤?陈伯的沉默,更让我梦里梦外一片纷乱。出院时,花园面目全

非,荒草已铺上了石砖,窗前的枝叶也被剪得光秃秃的,我又是一阵晕眩的尖叫着陈伯说:几处蛇窝都掩埋在石灰堆里了……但我,那苍茫的世界呢?我整天紧闭窗帘瘫瘫厌厌的,窗外的光照得我头痛,我等,等窗外树影入帘。房内只剩下天花板上的灯,坐凳,衣架,枱灯都不见了,后门已上了大锁。我直觉楼上又住了一个妙龄女子,她总开着水让它呼噜呼噜的响,水管经过我的墙像打鼾的声音,我告诉陈伯那女人,陈伯嗯嗯的,瞪着大眼一脸茫然,让我笑得不能制止,陈伯竟……!但楼上的间歇声音叫我头痛欲裂,我摔烂杯子,敲窗沿……甚至把草丛的镰刀藏在枕头下,好对付骚扰我的女人,而陈伯不但充耳不闻更视若不见。有时,小溪外的风啊!树啊!许多精灵在深宵的漆黑中轻轻的召唤着我,尽管陈伯用了大锁将后门锁上,我仍然趁着满月的晚上,揣着食物从篱笆围溜出去,我在青草泥泞的流水中和天籁呢喃,我经常被荆棘割伤而不自知,竹林下月溪成了我的清华池,除了清晨,我更爱在月光下游荡。隐隐中我感觉着被一双甚而更多眼睛监视着我,后门的锁解了,陈伯不再管我,他知道,我无非是爱着天外的一切。直到我在狂风骤雨中,被拯救人员用担架把我从山沟下的泥流中救起,我是穿着僵尸装的人,在雷风骤雨中准备消灭我。我尖叫着、踢着……陈伯!陈伯!只是我完全

溃败了,我的脚被像石膏般紧紧的扎住而毫无动弹之力……僵尸人说,镇住,镇住,!!快!快! 芳……翻着一张张写满了字的纸张……我寂寞的想写诗/我来了/去了/来了天边/去了天外/我亲爱的/我寂寞的不敢想你啊!大树半掩的苔阶,落叶孤零萧索,待风一吹,又戚戚的飘了/掩起了那篇叶脉里的诗行/是枯萎了的秋凉/秋诗染了一泥忧伤/远方近处/哪有春风顾盼/我的歌声/在回不去的山道唱响。云如许湛蓝/在我眼里游荡/水如许耀眼/在我眼波流转/我的小鱼儿/戏着蜻蜓的尾巴/如许/悠然/如许/如许…在竹林里又要将我劈刺/那巨斧把天劈开了/可怜伊甸园里的生灵/嗜着血的妖魔无处不在/我们无路可逃。你怕什么?/是我不经风的身躯吗?/怕什么?飘散的长发?/还是我的白衣衫/你胆怯了/还是不想和懂懂鬼影共处/你若有仙气/请吮吸我为你洒下的月华。匍匐在天地之间/我是大地的儿女/我的胴体该在这清溪中清洗吧!/我的心该在这流云中敞亮吧/我愿意给大地一个索求/拿去吧/拿去我静谧如初生命。一个人和巨大的寂寞僵持着/在泪雨磅礴中……。芳含着泪读着一篇一篇废纸写下的诗,医生神情凝重不发一语,她摇头,摇头说着“不!不!她没有疯,她不是疯子……”